



手上的味道

■文/马温

有一种口号叫城市形象口号,就是用各种争奇斗艳的比喻宣传自己,比较著名的例子是“宜春,一座叫春的城市”。一座城市,哪怕很小,其实都已很难用一个口号来概括。许多城市为找到这个口号伤透了脑筋,镇江没遭这个罪,一找就找到了。

口号嘛,就是广告词,不是写实风格、实景再现,而是浪漫抒情,说的是愿景与梦想。按照这个标准看,镇江的口号不错。口号就竖在大牌牌上,内容是:“镇江,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!”

中山西路上,有许多年,一直弥漫着一种名为香醋的调味品的气味。前几年,那个醋厂搬走了,中山西路终于也像其他马路一样,有了灰尘的味道。醋厂搬远了,可是影响还在,因为,在镇江,醋不单是个调味品,醋还是个文化,是个传统和象征,镇江人和外地人摆谱,说来说去,就会说到醋,醋显然是而且早已是镇江人的底气,醋出现在城市口号中并充当了重要元素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单说气味,醋味不是特别优雅。我是镇江人,我愿意将镇江想象为女神,女神出现在社交场合,自然就有许多男人捧起她的手轻吻,可是一吻,不对,是醋的味道,就会让人想入非非,想到厨房和腰系围裙的厨娘,这就有点掉价了。“体味”这个词

曾经大俗现在已经脱敏了,镇江当然可以展现自己的体味,比如书房的书卷味、露台的花果味、客厅里的咖啡香与卧室中一小碟栀子花。镇江没必要只被一种味道“绑架”,对味道的开发、欣赏与使用如能更为多元,镇江才能在社交场合拥有出众的礼仪形象。

那个醋厂撤出闹市区,可以看成是镇江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搬迁事件。人家是给镇江腾出想象空间,阻止这座城市在一种味道上吊死。但镇江好像一时半会离不开人家,人家无意绑架镇江,倒是镇江紧紧搂住人家的小蛮腰,舍不得松手。你既这么缠人,这么依赖,设计城市口号时,视野就会狭隘,取材就显单调。创意是和青春痘有关的一种脑力行为。想想,青春期的男孩多么有创意啊,他要追求一个女孩,会想出无限多的方案出来。而如果“我们”已经衰老,镇江并非我们的所爱,想找到一个准确而传神的城市口号,确实很难。

怎样为镇江找到好的口号,找到好的形容词,找到好的句子呢?

我们其实一直很努力。我们找过运河。我们在运河身上没少花钱,可惜设计师不喜欢小桥流水的韵味,流经城区的运河,有些段落经过他们的整改,很像一条北方的大河,宽阔,粗犷,不

像从一座小城蜿蜒穿过的小河,也不太有江南的秀气与秀色了。

我们找过三山。在唐诗宋词的世界里,三山巍峨挺拔,一旦离开诗文集,三山就有点矮小有

点纤弱有点吨位不够了。我们对三山的寄望其实超过对一坛醋的寄望,但三山给予我们的现实支撑与庇荫,显然不能让我们满意。

将军、作家、皇帝、诗人、科学家、书法家……什么高大上的人物镇江都不缺,但镇江一直平平庸庸,不显峥嵘,是吃了晚饭后慢吞吞散步的淡定。那么,是缺了什么呢?是缺了命运、缺了主角、缺了雄心霸气还是缺了出力流汗的劳动阶级呢?镇江这个舞台好像只唱折子戏专场。折子戏短小,一眨眼就唱完了,接着又是一出,前一出和后一出剧情毫不相关,各唱各的腔,各打各的拳,台上一地鸡毛,就是整不出一只大公鸡。镇江人的遗憾就在这儿,想听雄鸡叫还要跑到邻居家的鸡窝去,麻烦着呢。

但我们不能停止寻找。寻找的重要性在于,我们可能找不到口号,但却有可能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和这座城市良好相处的原则。一座城市要活得滋润,和有没有口号无关,口号不是城市的必需品,想开了不就是这样么?

面对我们自己的城市,我们的家乡,张口就是“拥抱热爱”、“增光添彩”这些大词汇,其实很矫情,很形式主义,还很奢靡。务实的做法,接地气的做法,就是如果你爱这座城市,就不要为难他,不要用粗暴的方式糟蹋他;当然,这座城市也不要轻视我们、戏弄我们:这就是良性互动,就是相亲相爱了,至少,这是相亲相爱的第一步。



皇华亭·黄花亭·皇华庭

■文/朱同

题目上的三个地名,依序为同一地块的古地名、近代老地名和当代新地名,均缘出西门桥北侧200米处古运河东岸京口驿这一著名文化遗址。这三个地名的演变,映射出地域文化的历史传承,值得我们品鉴。

所谓驿,也称驿站,是古代投递公文、转运官府采购物资和贡品以及迎送朝廷官员的专门官方机构。依秦汉制,国道每50里设一驿站,便于换马接力保持高速运转;水路则视情设站。京口驿周边,北有隔江相望的瓜州驿,西有炭渚驿(高资附近),东南有云阳驿(即丹阳驿)。京口驿于北宋初设京口闸附近,至明代万历年间移至西门之北运河90度拐角处。迁驿理由两条:一是贴近古城最大城西门,便于

朝廷大官离船上岸走一段“红地毯”即可入城;二是紧靠护仓河,重要物资经该河拖板桥、北水关接城里关河流转,无需人挑车推。清代康熙、乾隆二帝多次南巡镇江,即由京口驿登岸。

皇华亭是京口驿的标志性建筑,所以也用来代指京口驿。晚清画家周镐所绘《京江二十四景》,第一景“林开古驿”,画的就是京口驿实景。借助此画,参照光绪5年《丹徒县志》,我们不妨勾勒一下京口驿的宏伟建筑:

贴近水面是一座石质大码头,南北各有一座小码头。码头之上设“吹亭”两个平台,供喇叭手锣鼓手奏乐,功能类似后世军乐队仪仗队。再上是东西辕门共四根绘有龙头的高大石柱,石

柱下各有石狮蹲踞,显示古城特有的皇家气派。拾级而上,第一进头门,第二进仪门,第三进即为京口驿的主体建筑皇华亭,这是地方官吏与朝廷大官送往迎来寒暄之所,相当于车站码头的贵宾接待室。旁有卷棚三间,供迎送官员遮阳挡雨之用,另有戏台三间,供候船官员使臣观看表演。为满足公文传递线路水路交换的高效,驿站还设有东西马棚计18间,拴快马若干。附近还建“马王殿”一座,将信使所骑快马神话了。

不夸张地说,京口驿是明清两代官府的第一门户,是古城高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聚焦点。不幸,就在周镐画成“林开古驿”十几年后,它的全部建筑毁于太平军战火。但其遗址至西门一段

巷道仍以皇华亭名之。辛亥革命后,人们摒弃皇权的高贵,悄然易名为黄花亭。据《镇江市地名录》,黄花亭指上河边到大西路的一条南北向巷道,长216米。这个地名沿用了上百年,直到本世纪初双井路北延大拆迁。

2010年,市城投公司开发的如意江南4号地块成形,该单位在本地地块相关的五个老地名(上河边、黄花亭、拖板桥、中华里、马厂街)中选出中华里申报。中华里原指民国初镇江著名实业家朱中孚建造的私宅和宅前巷道,其历史文化内涵显然不及黄花亭。两年后,市地名委员会正式批准的新地名为皇华庭。它既保留了老地名皇华亭、黄花亭的宝贵内核,又植人居家庭院的现代元素,确实是一个雍容大

气,叫得响传得开的好地名。

类似新地名,还有依托小米山的米山人家,追寻紫金山紫金泉的紫金大厦,纪念庄泉古村的庄泉路等等。这些新的小区名、楼座名、道路名,上溯历史,下接地气,古今映照,推陈出新,应当成为今后构建新地名的努力方向。这总比大而无当的“国际”、太多太滥的“江南”好些吧。

